通志堂経解

ロ二 12
1411
314

門 口 12
門 卷

莊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黃氏謂國亂不行禮然乎曰不然也桓公去年四月見戕於齊是月而喪歸十二月葬之矣外無諸侯伐國內無庶孽爭位姜氏之孫又在三月之後何謂國亂而不行即位之禮乎曰張氏諸儒皆謂莊公無志討賊泰然居之而孔子削其即位者何也曰使莊公不討賊而泰然即位正當筆之以見其無人心如桓宣之即位者也若史有即位之文而削之則後世何從見其義哉愚

通志堂

雖不能知魯史之文與孔子筆削之事然以義斷之而知其決非削之也

曰單伯逆王姬杜氏曰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何也曰此杜氏不敢變左氏之過也故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在諸侯之上亦不若內臣而書會也惟內臣會諸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內臣非王臣也劉氏亦曰若命魯爲主單伯稱使以見王命之來乃宜矣不稱使非義也又十四年經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爲魯人

明也猶曰叔豹會晉趙武楚屈建矣若單伯爲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鄄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屬會于單伯則非周人審矣觀此二說杜氏當自詘而左氏送王姬之誤因可類推矣

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先儒多稱去天字以示貶子獨主孫氏之說何也曰去一字以爲貶非春秋意也後世穿鑿之說也夫天王聘桓者三求車者一其義同爾皆不去天何獨於此而去天哉呂氏鄉亦曰春秋不書王者惟此年王使榮叔來錫公命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而已爲先儒之說則曰桓公弑君而王不

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
含且賵又使人會葬成其為夫人使嫡並妾此二
事最大故去天以示貶此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
例故有此說春秋為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
何以責人乎榮叔歸含且賵與宰咺來歸仲子之
賵一例爾何不去天以示貶乎以名家宰為貶則
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宰咺而不
在天王又豈歸成風之含賵罪在天王而不在榮
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二年

或問曰姜氏會齊侯于禚高氏謂是時公幼未習國

事故夫人得以託國而出會齊侯然乎曰此似是
而實非也姜氏之淫奔見於經傳者顯矣託國出
會之說何所考乎且夫人係于齊亦可言託國出
會乎

三年

或問曰溺會齊師伐衛先儒多以抗天子之命為說
何也曰抗天子之命在五年公會齊宋陳蔡伐衛
之時此則於經未見其抗天子之命也
曰葬桓王劉氏謂曷為或言葬或不言葬葬自內錄
者也公親會之則不言葬不言葬者常也公不親
會則言葬者非常也葬天王大禮也曷以為常言

之蓋以謂子專親臣事君之道焉先儒非之者曰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二者之說孰然曰劉說是也特義有未盡耳非之者非也夫天王崩葬必書者史法之常也書葬不書葬者聖人筆削之旨也曰何也曰春秋常事不書其所書者非常之事也天王如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雖死生人道之大變而亦臣子之常事也如悉記之則是史而已非聖人筆削之旨也削者削其常事筆者筆其非常可爲後世大戒者也豈有天王如

期而葬諸侯親往會葬而可爲後世大戒者乎夫書崩書葬者據經可見也桓王七年而葬則以緩爲非常而書叔孫得臣葬襄王叔鞅葬景王則以諸侯不親爲非常而書匡王以四月簡王以五月景王以二月而葬不及七月之制爲非常而書其書崩不書葬者據經亦可見也諸侯不奔喪不會葬而朝聘會盟嘉禮自若爲非常而書其不書葬者或魯侯會葬或葬期得禮耳其崩葬皆不書者則或以朝廷得禮爲常事而不書或葬爲常事而不書或魯往會葬不赴告魯史不書孔子無所據而不書苟以死生人道大變爲非常而悉書則天王

即位當書矣天王即位既以爲常事而不書則天王崩葬亦有爲常事而不書者矣此劉氏常事不書者是已惜其拘於公親會之則不言葬公不親會則言葬之一義爲未盡耳先儒乃非之故曰非也

曰紀季以酅入于齊陸氏劉氏高氏葉氏諸儒皆賢紀季謂其不得已而存宗社者何也曰此惑於公羊之說與未辨叔姬歸酅之義故也夫紀季之於紀侯親則兄弟義則君臣骨肉相守死生以之者也而先以邑入齊斷紀侯之右臂使不能守而去其國謂季無罪誣也子嘗不得與人燕況紀季乎

昔微子去殷以存宗社者以殷之天命已絕人心已去殷之宗社無託故箕子召微子出迪而微子之去亦在殷滅之後殷未滅微子不入周也況紀季以邑乎況齊爲讎國乎吾故曰使後世爲人臣而懷貳心者紀季而已矣先儒謂其不得已而存宗社非所以訓也曰黃氏諸儒謂紀侯使之事齊以圖存也曰於經未有考焉經之所書但曰紀季以酅入齊而已借使爲兄所使爲紀季者當諫之曰齊人無厭既得酅復望紀事齊無益守死而已今不能然則紀季未有可取之實也

四年

或問曰紀侯大去其國先儒多賢之又以太王之事比之然乎曰未見其賢也又以太王之事比之則過矣昔鄭國介乎晉楚之間事晉則楚伐之事楚則晉伐之任一子產爲政二國不敢議而況賢於子產者哉今紀侯不能修德任賢以守其國而去之故曰未見其賢也昔太王德施於民克厭天心狄人侵之三事不免遷都避難故從之者如歸市而國遂以興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比紀侯之一舉潰滅者何啻千里故曰比太王者過也常山高氏固已辨之矣曰葉氏謂其潔身而去之雖伯姬之喪且不顧紀侯蓋自是隱者也曰大夫仕於其國有去而隱之之道諸侯世其國者無去而隱之之道也故國君當立不立猶失其義況見在爲君者乎苟欲隱而棄其妻之喪則是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無一可也原其情畏齊而逃耳不必多爲義也曰戴氏諸儒皆謂大非紀侯之名乃大去其國也大去者盡室逃焉也曰此公穀之說而少變者大去之云於文則支於義則室夫春秋謹嚴書去其國可矣何必書大去哉此其文之支者也苟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姬以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之棄叔姬而歸於鄫此其義之室者也且去其國與失地之君奚異哉春秋

失地之君皆名紀侯安得不名之故曰大者紀侯之名也而非大去之謂也

五年

或問曰姜氏如齊師先儒引載驅之詩以爲刺襄公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者然乎曰不然也朱子謂齊子云者指姜氏而言且魯道居上而下繫齊子又不曰齊侯則齊子爲齊女而指姜氏也明矣今曰襄公誤也然非春秋本義置不復論

曰公會齊宋陳蔡伐衛先儒皆爲拒王命子獨不然何耶曰拒王命之罪五國不能逃矣然拒王命乃在六年正月王人救衛之後此時惡能預知王人之救而拒之哉先儒謂王人之救必天王嘗立黜牟嘗不使朔及衛者意之之辭也於經傳無考當時王命曷嘗行於諸侯哉邦衡辨此甚悉已附見於穀梁矣學者平心易氣讀之自當有見也

六年

或問曰齊人來歸衛俘先儒皆釋俘爲寶子獨不然何耶曰俘之字訓軍所獲而已未聞又訓寶也先儒見公穀作寶左氏亦稱寶遂訓俘爲寶殊不知寶爲實俘爲虛曰俘云者所取於衛之實貨也故言俘則寶兼貨物言寶則寶玉而已矣故盜竊寶

玉大弓不言俘曰葉氏諸儒引書序俘厥寶玉以證之又何說邪曰書序之俘亦訓取也若訓俘爲寶可云寶厥寶玉乎曰張氏諸儒又謂俘者正文寶者繹辭何邪曰就書序言之寶玉也俘則取其寶玉焉知書序之訓則知春秋之不可訓俘爲寶矣曰杜氏又釋俘爲囚者何也曰釋俘爲囚則齊侯來獻戎捷楚宜申來獻捷者不可得而解矣果囚也當言獻不當言歸況當時四國伐衛而納朔矣有何囚乎果有囚也四國伐衛時已虜之矣不待齊來歸也稽之字訓既不得折之事理又無據杜氏之說蓋與張葉諸論等耳

七年

夏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高氏謂既夜而恒星不見則其餘皆見矣及夜中而餘星隕墜衆多如雨然乎曰不然也經言恒星不見而已我不敢知餘星之皆見也經言星隕如雨而已我不敢知恒星之不隕也曰郭綱謂恒星不見爲月之霸月霸在弦望之間辛卯月五日月未當霸而恒星隱其占曰經言恒星不見而已我不敢知月之霸也若月不霸而恒星自不見我豈知之朱子雖謂星亦受日之光未聞如月之或明或霸也使果如月之霸而不見則又不足爲異春秋將

不書之故曰讀春秋者據經求義雖不中不遠矣

曰秋大水無麥苗先儒皆謂麥苗爲二物子獨信黃氏爲一物者何也曰考之天時事理而信之也經書秋無麥苗秋豈有麥乎曰杜氏諸儒以秋七月爲夏五月也曰天時不可改月數未嘗易先儒辨之詳矣不可復踵舊說之陋也且經但曰秋而已不言月也設使大水在八月九月即八月爲六月九月爲七月於時亦豈有麥乎不特無麥苗亦秀矣此考之天時者也以五穀言則禾稻之苗爲首而麥次之不應先言麥而後言苗亦不應不書禾而書苗且既無麥矣又無苗矣而不見書饑此考

之事理者也曰非謂麥苗同時也因無苗兼舉無麥耳曰經書大水而無麥苗則因大水所浸而一時皆無者也非因無苗而兼舉無麥如冬書大無麥禾之比也今如黃氏說則天時事理兩得之其曰麥種於秋始種爲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豈不明白也哉

八年

或問曰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劉氏葉氏諸儒多謂陳蔡將過我而邀之子何以知其期共伐邸而陳蔡不至獨有取於杜氏之說也曰以下文甲午治兵及齊師圍邸而知之也蓋俟陳蔡而不至遷

延止次而衆心懈也故治兵陳蔡不至而恥旋師也故復約齊以圍郕若陳蔡將過而邀之則不有治兵圍郕之事而春秋亦當異其文以見意亦不直書曰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也故葦老庸侯邦衡子由貫道諸儒皆宗杜氏非予之獨取也曰安知圍郕之師非治兵振旅而歸至夏而復出師乎曰以文勢觀之而知其爲即俟陳蔡之師也曰師及齊師云者蒙上文之辭也曰秋師還者見輕舉妄動暴師三時殘民黷武也故常山曰春秋書魯用師未有如是之詳者正此意也曰秋師還先儒皆謂莊公親將及其還皆不稱公爲

重衆者然乎曰不然也若公自將則春當書曰公次于郎夏當書曰公及齊師圍郕秋當書曰公至自伐郕蓋君行師從君重於師豈得遺公而言師哉此史氏不易之定法孔子因魯史之舊以取義豈肯改其實哉謂改名見義者公穀之餘習而不察之者也讀春秋者不可以不知也

九年

或問曰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衡葦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

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
文可考孫氏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
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朱子則謂公穀之經
無子字而小白爲兄　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
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
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耳非有
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
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
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位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
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
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

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
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
況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以相
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
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
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
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
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
公爲兄而已正與春秋之經辭之也其言曰桓公
兄而子糾弟襄公兄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
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

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爲魯盟于蔿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定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惡有嘗與魯盟于蔿而

特加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孫氏謂內不言敗此言敗績爲羨文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說而反疑經之過也夫所謂羨文者重見復出理有不通者也乾時之敗紀實事也而以公穀不經之談反疑經之羨則過矣居仁曰凡例之謬者可宗也耶

十年

或問曰公敗齊師于長勺先儒皆謂詐戰然乎曰不

然也此左氏穀梁凡例之弊也經書敗某師者多矣豈皆詐戰者乎左氏於十一年公敗宋師于鄢嘗曰凡敵未陳者敗某師皆陳曰戰既爲之凡例矣又必撰其詐戰之事以實之今此左氏既曰齊師伐我公將戰用曹劌之言齊三鼓魯一鼓則是皆陳而非詐戰明矣何以又書曰公敗齊師乎此左氏自相矛盾者也至穀梁則以不日爲疑戰又其謬之尤者先儒鑒此亦可少變而求之春秋之本義矣而又不察而踵其弊焉可歎也已

曰公侵宋先儒皆以無名行師曰侵子獨不然何耶

曰廉侯胡氏曰考諸五經皆稱侵伐易謙之六五

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曰殘害良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若此者爲無名行師可乎

十二年

或問紀叔姬歸于酅先儒謂紀宗廟在酅故叔姬歸奉其祀書之所以賢叔姬者何也曰禮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紀季猶不得以奉諸侯之廟況叔姬爲媵妾者哉夫紀臣既得罪於宗廟矣叔姬不死於國破之時又以嫂而歸依於失節之叔同事仇讎之齊而謂其賢

乎失其是非之心矣且紀亡已九年叔姬寔在而今日往承宗廟乎亦無是理也設使紀廟在鄑則有紀季在亦非叔姬所得奉也況季亦罪人乎曰然則春秋何以書其卒葬也曰叔姬卒於季葬於季卒葬非其所春秋安得不書哉曰朴鄉謂春秋於紀叔姬宋共姬録之詳者賢也其說又何也曰春秋失禮之事多則書之詳少則書之略夫文姜之事春秋書之亦詳可謂賢文姜而書之乎

曰宋萬出奔陳先儒多謂陳人受宋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也故特書萬出奔陳而潛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然乎曰不然也陳受宋賂使婦人飲之酒特傳文耳未可以傳議經也如宋臣子能用賂以求萬陳能以計而送萬雖未盡討賊之道然猶有意於討賊而賊猶得以伏誅也豈不勝於不討與蔽賊者哉聖人安得一槩以不討賊之罪而不爲別白也今經書曰宋萬奔陳則是宋不討賊而陳不殺賊也且潛公之不書葬或宋亂不告而魯不會史無其事聖人不得自益之也況賊不討不書葬實後世自爲之例而不可爲法者哉夫經書宋萬奔陳義本自明何待不書潛公之葬然後耳陳人黨賊之罪其曰特書亦

非邵子所謂天理自然之意矣

十三年

或問北杏之會先儒或謂稱爵以與齊稱人以貶四國者何耶曰此踵穀梁之謬而甚之者也凡例褒貶之說先儒辨之詳矣今即此論之僭天子之事者齊侯也召諸侯者齊侯也四國從強國之令耳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今舍齊侯而責四國失其輕重之權衡矣聖人肯若是哉自褒貶凡例之說興使聖人惻怛之心經世之義付之小巧私智惜哉

十四年

或問荊入蔡先儒或責桓公圖伯而不救或謂桓公圖伯先中國而後夷狄爲得持重之道或謂桓公伯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子一切削之何也曰春秋之義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內中國外夷狄而已奚暇較桓文伯業哉故不得而取也

十七年

或問多麋董子劉向曰麋之爲言迷也月令冬至麋角解象迷復凶故麋爲小人鹿爲君子姤之上九爲姤其角吝故夏至鹿角解者何也曰此漢儒釋經之鑿也夫不求理之顯然而求意之髣髴轉相訓詁經之所以不明也曰京房曰廢正作淫爲大

不明則國多麋者何也曰此漢儒奏災異之弊也夫物之爲災固有所感然必求某事應某事則牽合固滯有所不通矣曰杜氏以害五穀故以災書者何也曰春夏秋多麋或害五穀冬而多麋未必害也先儒多言害稼皆本諸杜氏耳

十八年

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邦衡葉氏諸儒又謂戎不爲寇過我而躡之爲出其不意以倖其功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戎故意之而爲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戎追魯耳夫公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鄑義雖不同而語意相似長勺與鄑之役說者不聞譏魯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鄰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不及也

曰有戉齊氏作或爾雅食萊曰或戉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蠻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皆由縑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繆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曰有是本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蠡但曰

螽螟但曰螟未嘗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戝之為物非所當有而有者也且戝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

十九年

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與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之女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挈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曰或謂此結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曰鄄者備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下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蓋結為媵則知其為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

二十二年

或問曰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高氏謂國亂不知主名者何也曰國雖亂豈有殺公子而不知主名者哉曰莘老謂賤而略之者何也賤當書盜今不書盜

非賤也曰張氏諸儒皆謂世子之嫡未誓者何也曰此信左氏之誤也如世子也經當書曰世子春秋之時稱世子者曷嘗有誓於天子者哉曰劉氏謂稱人以殺為殺有罪者何也曰春秋惟討賊稱人為殺有罪其他稱人者皆非殺有罪之辭也若知劉氏說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則刑當其罪春秋何書焉曰然則史記亦稱陳宣有嬖姬生子疑欲立之乃殺太子者非歟曰史記亦誤信左氏耳史記之誤豈止此哉

二十三年

或問曰公如齊觀社杜氏謂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者然乎曰此因襄二十四年傳稱楚子使遠啓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故杜氏云然今經但言觀社耳未見其蒐軍實也曰莘老孫氏謂觀社則魯社廢者然乎曰經但言觀齊社耳亦未見其廢魯社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入劉氏謂不致為不見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豈有娶婦而不見宗廟之事乎蓋上文先書公至自齊至此自然書入製言之體當如是也夫春秋隨事異文譏公子遂以同姓而逆女至自齊至譏稀而納婦則書曰則書曰遂以婦姜

稱于太廟用致夫人此譏夫不俟婦婦不從夫則先書公至自齊而後書姜氏入所謂隨事異文者也後世必欲執此例以同彼例此理之所以不明也至杜氏求其說而不得則有丁丑入而明日告廟孔氏亦有既朝廟乃見宗婦之說揣摩億度一至於此吁亦可怪哉曰然則先儒皆謂文姜制之而莊公不得娶者何也曰想其事勢或然而於經傳未有所考也然左氏載公初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安知莊公不以嬖妾而不娶歟然此既非所書本義弗釋可也

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先儒多謂公事曰見私事曰覿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者何也曰此見姜氏不書至與一字褒貶而生事者也此事之旨本譏婦人不當用幣而已其曰大夫宗婦覿不過敘其事實以起用幣之義更無他義也今以字義言之爾雅云覿見也覿與見本不可以公私言也姜氏丁丑初入次日宗婦即敢私見亦無是理也若曰不可見乎宗廟故以私言之不知書此覿字者魯史乎孔子乎若魯史邪莊公是時奉姜氏之不暇未有不可見宗廟之意也若孔子邪孔子必不以不可見宗廟而改舊史之

見曰覿也曰然則論語何以曰私覿也曰文隨事見各有所主也論語所謂私覿者謂孔子使他國朝享禮畢退而以私禮相見者也然則覿字之義本非私也以上有私字故爲私覿耳今經無私字不可以私言也安得取彼私覿二字之義并爲一字以訓春秋之覿爲私乎易曰三歲不覿可訓三歲不私見乎曰杜氏又謂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子獨取胡氏之說以爲非大夫與宗婦者何也曰同贄俱見穀梁之餘論也愚既辨之矣此事左氏得其實曰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不言大夫公羊雖不明言然大意亦主乎婦人之用幣杜氏解經

一宗左氏不少違左氏有所不通必爲曲說以通之獨此顯然者杜氏乃不察而背之甚可怪也曰杜鄉之意亦謂大夫與宗婦同日而見者何也曰大夫與宗婦固同日而見然此則但譏大夫之婦用幣耳夫男子之贄大者玉帛則大夫覿而用幣非所譏也故春秋不指大夫之用幣使指大夫之用幣經當書及今不書及則爲同姓大夫之婦明矣

曰戎侵曹曹羈奔陳赤歸于曹杜氏謂羈曹世子赤曹僖公然乎曰孫氏曰案史記曹世家及年表僖公名夷杜預謂羈即曹世子赤即僖公者以突歸

于鄭文相類耳曰趙氏劉氏高氏張氏諸儒皆謂
我納赤赤篡國與鄭忽突之事無異子獨何以知
其不然也曰以經文次第與王氏之言而知之也
王氏之言既附見於本義之後矣請於此申之經
書公納子糾楚納頓子皆明言之此則但書曰我
侵曹又不入曹而曹羈自出奔故赤得以乘間而
入雖不免庶孽竊國之罪然比鄭突之倚宋逐忽
者有間矣故春秋明微而學春秋者不可以不詳
考也

二十五年

或問曰日食鼓用牲于社孫氏諸儒謂鼓爲常唯鼓
而用牲爲非常者何也曰此穀梁氏之說也予既
辨之矣且傳有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朝之
文而萊氏劉氏康侯之說又足以發之不煩多說
也

曰伯姬歸于杞先儒或謂莊公女子何以知其爲桓
公女也曰以書法論之則石氏高氏呂氏存耕黃
氏諸儒皆謂時君之女必加子字今經不書子既
知其爲桓公女矣以春秋之義求之若莊公女則
此書之爲無所爲其後書杞伯姬來亦無其義何
則父母在歲一歸寧莊公在而女子歸寧則不在
所書也以其爲桓公女莊公姊妹今桓公死且二

十六年至此始嫁則過時明矣故此書歸與其後書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姊妹已嫁兄弟不同席之嫌杞伯姬來有父母死不得歸寧之戒故知其爲桓公女也曰胡氏謂此不書逆女爲天下亂婚禮壞逆非大夫故不書康侯謂逆者非卿名姓不登史策則但書歸以志禮之失者何也曰此穀梁之意而易其說者也使逆非大夫正當書之以見義苟不書之則義與事俱泯世孰知之夫十二公之女不皆書其逆女者以其得禮爲常事而削之也其失禮非常則書以爲戒故有書逆而不書歸者有書歸而不書逆者亦有書逆書歸而并書納幣者又有書大夫逆者隨事見義何有定例高氏所謂皆有爲者是也今不書逆女何必別爲義哉常事不書而已矣曰既曰伯姬則莊公姊也子何以莊公姊妹言也曰男女自爲伯仲叔季故不得必其爲莊公姊妹一也或稱公子或稱弟何曰公子友如陳公子母弟也曰石氏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在禮諸侯絕旁期而臣諸父昆弟君臣者分之別也昆弟者恩之屬也禮不可以無分異貴賤則禮法嚴臣不可以敵君申私恩則公義廢然則春秋之書公子乃其常也其書弟者法之變也故始元終麟惟

四百十一

來聘來盟則書侵伐則書殺害出奔則書玉帛之好牲血之事大夫之職非天倫之所當行也故來聘來盟則書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是也爭怒逆德也戰侵危事也人臣效命非天屬之所當親也故侵伐則書衛侯之弟黑肩帥師侵衛是也迫窮患難不能相恤骨肉殘害以至相伐不顧也甚矣殺害出奔則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是也外乎此者皆稱公子而已此春秋之法也而左氏公羊之例爲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稱公子亦已戾矣

二十六年

或謂曰公伐戎許氏謂隱桓以來世有戎盟至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黃氏以許說爲正子不取焉何也曰許氏知盟戎之爲好而不知中國不可與戎盟知濟西之役可復而不知無所稟命之爲罪故不取也曰木訥謂魯爲曹伐之者何也曰木訥謂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及陳女叔來聘言必有羈於曹羈者億之辭設使可信亦非本義

二十七年

或問曰杞伯姬來劉氏譏其已亟然乎曰非也尋劉氏之意以伯姬爲莊公女春既會而冬復來故曰

已亟然不知其爲莊公姊妹也曰子何以知其爲莊公姊妹也曰先儒以不書子伯姬故知其爲公姊妹也使爲莊公女今年春伯姬一歸寧足矣安得以父而會女于洮吾故斷然以爲莊公姊妹而無疑也曰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杜氏以爲寧成風何也曰彼亦以爲莊公女而成風所出也是時成風未死而意其歸寧爾他無所據也

曰莒慶來逆叔姬先儒譏公自主之者何也曰以經文觀之無公自主之義設使有之亦其中一小義耳非所書之本義也爲此說者其諸穀梁氏所謂來爲接內與不與夫婦之稱之意歟予旣訾之矣

曰公會齊侯于城濮先儒多謂王命齊伐衛而會魯以定交然乎曰不然也如王命齊伐衛春秋當異其文如會魯以定交而伐衛必不在衛地也且齊魯已交何俟此時而定況明年伐衛齊自伐之而魯不與乎

二十八年

或問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先儒多謂齊奉王命而討衛者然乎曰不然也

曰大無麥禾黃氏謂麥之禾爲一物者然乎曰不然

也詩曰禾麻菽麥書曰禾盡偃則禾者穀之未刈者也豈一物哉且下書告糴入齊若其夏但無麥之禾則秋有粟不應即饑而告糴也曰劉氏謂大無麥禾爲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者然乎曰若然春秋當書倉廩乏不當書大無麥禾且於時爲冬正農民輸粟之時既非大荒亦不應即告糴而春秋當書大無麥粟不當書大無麥禾也曰啖氏謂赦令無經民失業而大無麥禾者然乎曰莊公之時民固失業然不致大無麥禾也民失業而大無麥禾則舉魯之地皆不耕乎必無之理也

二十九年

或問曰新延廄呂朴鄉謂延廄爲天子之廄何也曰非也此惑於新作雉門及兩觀之爲僭天子也謂兩觀僭天子可謂延廄僭天子不可夫諸侯有馬則有廄安知延廄爲天子制乎此蓋譏莊公大饑告糴而非時傷財害民耳曰劉氏謂修舊何也曰新者一新之謂不特修舊而已

三十年

或問曰葬紀叔姬高氏以爲齊人降鄣而後葬叔姬與紀侯大去其國之後齊葬伯姬同意皆所以罪齊者然乎曰不然也此惑於公穀之以鄣爲紀邑

耳鄑非紀邑愚既辨之矣且伯姬者齊葬之叔姬者紀季葬之而魯往會葬耳事理了不相干其差蓋又甚於公穀者

曰齊人伐山戎先儒多謂齊侯又以爲救燕趙氏亦謂來獻戎捷爲齊人此爲齊侯蓋交互致誤者何也曰此三傳史記之說也求之經則不然左氏於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有曰謀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公羊曰此齊侯也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史記桓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又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則爲齊侯自行矣使實自行經當書曰齊侯使實救燕經當書曰救燕今經曰齊人又不曰救燕況燕不與齊桓會盟則三傳史記不然矣蓋萬世取信者經也據經考傳之眞僞可也據傳疑經者先儒之大弊也況齊桓節制之師不在衆多故其侵伐多稱人唯城邢稱師伐楚稱侯耳此伐山戎安知其不命將其獻捷也安知其不自行乎故吕朴鄉曰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觀之則伐北戎爲齊侯親往伐山戎爲將卑師少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自異誰能曉之可謂簡易而明白矣

三十一年

或問曰築臺于薛存耕謂薛不幸有大故魯莊於其近地以築臺者何也曰薛者魯地偶同薛國名又偶與薛伯卒比本二事而不相干也其下書築臺于秦可謂近秦國乎

三十二年

或問曰公子牙卒二傳爲鴆之子獨不然何也曰邦衡高氏辨之備矣朱子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而已今公子牙卒求經之理觀經之文證以經前後之事皆不脗合故不然也曰經書隱公桓公閔公薨子般子惡卒三

傳以爲弒子乃然之何也曰君有可諱之義臣不在所諱也臣有罪則殺之而已矣夫君有可諱之義則理所當也而經文又不書地經之前後又有事證故三公二子之薨與卒正與義理文勢事證三者相合吾安不然其說哉

曰公薨于正寢先儒之說多矣子一切不取何也曰先儒雖多爲說不過論其終于正寢耳終于正寢常事也春秋不書常事嗣過雖極然亦不以卒而見義此必有爲而書耳莊公十一月而始得葬不請於天子而私謚之非其起義而何哉然則薨于正寢者不過直書其實事耳而義則不主乎正寢

猶書其他諸侯之卒不可爲非常而爲葬之緩速與私謚起也然則未可就正寢而生義也

曰子般卒與子野同胡氏高氏皆謂惟傳見弒經無所見子何以知其爲弒也曰以公薨而子般繼卒又慶父如齊與閔公不書即位又閔公薨不地慶父奔莒而知之也曰康侯之說何如曰論傳而已

閔公

元年

或問曰不書即位先儒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正人道之大倫者何也曰尋先儒之意似謂舊史有即位之文而孔子削之無是理也不若穀梁謂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之爲近也夫內無所承猶可說也其曰上不請命則魯之由來久矣何獨削閔公之即位乎且桓宣弒君而立其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甚於閔公矣孔子何爲不削之哉

曰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子何以知其爲季子之謀也曰以理勢觀之而知之者慶父雖嘗如齊乃在前年之冬至次年秋公方及齊盟則非慶父請之也落姑既盟季子即歸比事而觀可以逆知其爲季子之謀也且季子出奔必有所畏非有所倚何敢遽返季子既歸仲孫既來慶父欲篡而不得則弒閔以逃矣曰然則季子有大功乎曰未也以左氏

成風之事季子與季子不討賊而奉僖公以逃又合經文季子既歸閔公見弒之事觀之則季子意在僖公心持兩端特閔公已立而未敢發耳適慶父弒閔卒中其謀故季子遂得善名朱子所謂季子自有失惡與傳以爲賢難以語乎智矣曰齊仲孫來孫氏以爲私來與祭伯來同義者然乎曰無上下文而平觀之則與祭伯來同義是時齊方有政非衰周比也況當魯國擾攘之際而仲孫忽私來乎無是理也此義呂朴鄉得之矣其言曰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何也曰春秋魯史也史之所無聖人不能強加之史之所書聖人亦不革也聖人之所因革者其義也非名字之謂也且謂名爲貶乎仇牧荀息皆名也未見其有可貶之實也且謂字爲褒乎南季榮叔原仲蔡叔皆字也未見其有可褒之實也故有不必名之而後爲貶不必字之而後爲褒也不書來盟不書來聘而直書仲孫來則其無名以來可見矣豈必名之而後爲貶哉然則春秋爲齊桓病矣桓公身爲伯主魯國有難起而正之眞伯主之事也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幼慶父夫人亂乎內魯之不絕如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也落姑之盟僅能復季子而已而夫人慶

父之志未可知也仲孫之來非盟聘則未有以寧魯也未有以寧魯則其來爲無名魯國之人皆觖焉卒之再弑閔公者慶父也然則養慶父之惡使至於稔者齊桓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

二年

或問曰吉禘于莊公先儒釋禘之義孰優曰惟趙氏最詳其言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周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之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爾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豈關圜丘哉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

此何大妄之甚此文出自識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或問曰若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所自出故也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爲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又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引禘文而說祭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再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而鄭玄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爲祫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其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

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鄭又見吉禘于莊公遂云禘小於祫儒者通之云三年喪畢小禘于禰五年大祫至此便三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得謂之大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乖謬之甚也且春秋文二年公羊曰大事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並無禘說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吾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荅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悖亦可見矣問者曰王制所云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

大廟又云夏祫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荅曰禮篇之中夏祫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推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喪服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謂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于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祫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趙氏辨論極爲詳密極爲正大但其曰不追配與葉氏諸家少異耳

春秋或問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四

僖公

二年

或問曰城楚丘杜鄉謂城邢歷序三國者詳書也城緣陵止書諸侯者略之也城楚丘不如緣陵緣陵不如城邢救災恤患鄰道也詳書而不殺予之也封諸侯非王法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諱之者奪之也然乎曰不然也三國城邢而不再序則若邢之自城與魯之城之也故再書三國焉城緣陵上既列序諸侯故前目後凡而但稱諸侯也城楚丘者魯自城之也豈

可指元年會糧之諸侯城之平且城邢爲救災恤患城緣陵獨非救災恤患乎設如城楚丘爲諸侯城之亦非救災恤患乎何爲略之又略也夫春秋有自然之書法使城楚丘而去諸侯之文以寓予奪之意則晦昧而不可曉豈書法之自然哉且褒貶凡例抑揚予奪之說春秋之蠹也說春秋者自漢及唐自唐及宋能知擺脫俗習者朴鄉數人而已而其爲說猶或如此吾然後知習俗之移人雖智者不能免況其餘哉

曰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三書不雨先儒皆以餘月有雨子何以知不雨與書首月不相蒙也曰以後書六月雨而知之也如十一十二與二三五月而有雨則六月雨在不書矣惟其書六月雨也然後知左氏所謂自十月至於五月不雨者爲可據也但其下文云不曰旱不爲災者爲妄說耳曰此不雨書法與文二年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雨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文異者何也曰文公之三不雨有事介乎其間此則無事以間之故所書有不同也後世以凡例求之而不得於是爲之辭以強通之故穀梁有勤而閔雨之說先儒亦有冬十月不雨則十一月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說

是皆以不雨與冬十月春正月夏四月聯屬讀之而不察之失也愚故離冬十月春王正月夏四月自為一時無事書首月之義而以三不雨不與之相蒙斯有以合乎左氏之說而經旨自明矣曰既書不雨則一時之中有事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書首月耶曰此非會盟侵伐郊禱朝聘諸事可以月日書者也特記一時之不雨耳而不雨非可以月日書也何妨自書首月乎曰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矣子何以言一時無事耶曰雖有二事而皆無月日又皆在不雨之後春秋之法凡正四七十月有無月日之事則

但書春夏秋冬而不書首月恐其月之亂事也此以不雨間之故雖有二事而冬春夏得以書首月也非若文公時三書不雨皆有繫月日之事介乎其間而不可以直書首月也曰其或曰旱或曰不雨何也曰魯史命辭有異同孔子因之而不革奈何必執此例以求彼之同乎

二年

或問曰齊宋江黃會于陽穀先儒以諸侯之師同次陘者桓公之正兵又領江黃各守其境案兵不動為八國之援者為奇兵然歟曰不然也此見江黃不同伐楚而其後江黃伐陳而意之也設使有此

則春秋本正義明道之書非戰國孫吳之術學者固不可移彼以論此而況髣髴想像之云乎

四年

或問曰八國侵蔡遂伐楚次于陘先儒譏遂爲專然乎曰無譏也此與公會齊侯于櫟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與公會晉齊宋蔡鄭陳莒邾秦于温而諸侯遂圍許與下文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之遂同義蓋文法當然譏在一事而非在一字也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與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之遂則譏其專耳然亦文法當然意則有輕重耳非若後世一字褒貶之云特

下一遂字以譏之也曰次于陘有譏乎曰無譏也與齊宋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與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之次不同也彼之所謂次者名救而不進耳此之所謂次者紀實事以見下文退師盟于召陵之節次耳

曰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子何以兩存高杜氏之說也曰皆可通也皆有疑也以文勢觀之高氏近理但執濤塗在夏及江黃伐陳在秋此又可疑者也若齊與諸侯及江黃伐之書法自當言諸侯及江人黃人伐陳此又不可知者若如杜氏說八國皆伐楚者何爲獨使魯也哉但孔氏程子諸家皆從杜

氏故兩存之耳

五年

或問曰公及齊宋陳衛鄭許曹會王世子于首止諸侯盟于首止張氏諸儒謂再稱首止美之大者然乎曰不然也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盟諸侯在秋又諸侯自爲盟會盟既異而又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夫桓公知戴世子之爲義而不知要君之非義先儒知桓公之有功於王而不知假仁之非義政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者也吾何以知其假也古之眞有者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桓公內

嬖冢嗣不立身死而五公子作亂其所以正王之冢適者果自身而推之哉聖人安得而虛美之昔漢高帝愛趙王如意欲易太子張良造謀使四皓輔太子以朝朱子論之曰良之爲此不惟不暇爲高祖愛子計亦不暇爲漢家社稷計矣其事正相類而首止之事殆又甚焉嗚呼權謀術數之說起大人格君心之道不復見此孔子所以惻然有隱而書歟

八年

或問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先儒之說多矣子獨有取於趙氏何耶曰用致夫人左氏謂哀姜東萊君

舉存耕諸儒從之穀梁謂成風董子劉向范氏孫氏胡氏劉氏康侯葉氏張氏朴鄉諸儒從之公羊謂齊媵女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高氏又謂五世之夫人葦老又謂聲姜哀姜成風凡六說獨公羊之說其謬易見餘五說意略近似然魯之禘祭文王周公二位而已魯之祫則自周公伯禽以下已毀未毀之主皆祭之若僖公致仲子于氏文姜哀姜成風者必用祫祭告於羣主或特祭告於昭穆之廟今止曰禘則趙氏謂時君之妻聲姜因其至而特設禘禮以爲榮觀者近理矣又惟夫人自至某而告廟可以言致如經書公至自某者三傳亦以致言也若立仲子成風之妾爲正夫人與升子氏文姜哀姜於廟經當異其文如躋僖公之義不可以致言也況子氏文姜哀姜已祔於正廟仲子已別有宮而成風猶未死以此考之則聲姜之說斷不易矣曰經何以不曰夫人姜氏也曰春秋本義在於禘以致夫人而不在於聲姜之氏姓也況失禮在僖公而不在聲姜而書姜氏則不成文乎予於本義已言之矣曰娶聲姜何以不書納幣親迎與夫人姜氏至自齊乎曰得禮則爲常事而不書獨此非禮故書之也十二公夫人不書者多矣何獨疑於此哉

九年

或問曰伯姬卒啖氏謂內女爲諸侯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者亦然其爲勝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者然乎曰啖氏之說蓋常事耳若春秋之法得禮則雖爲諸侯夫人與許嫁者有不書也失禮則雖爲勝及嫁太子公子大夫悉書之故十二公之女適諸侯與許嫁而卒者多矣不皆書也莒慶來逆叔姬叔姬歸于紀皆爲勝與嫁大夫者也則書之曰莒老諸儒亦謂以吾君爲之服因錄之者何也曰此可施之作史之常例而不可以入春秋不書常事之旨也

曰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殺未踰年之君四內則子般子赤外則齊舍奚齊其三書之如成君奚齊獨稱君之子故石氏謂奚齊稱子必係於其君以明國人不子之也言君而必曰其君之子以明國人不君之也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爲子國人不君而荀息獨以爲君且曰殺而不曰弒春秋以明分之不可亂也朴鄉亦取其說而子不之從何也曰奚齊非弒逆之賊也雖實庶子則固晉君之子也立雖不正則固晉人之君也使里克殺之於既立之後豈非弒其君哉今書殺其君之子則是未立之辭也且卓與奚齊皆庶孽也皆國人不君

而荀息獨以爲君皆國人不子而獻公獨以爲子者也何獨於卓而書弒其君哉

十年

或問曰晉里克弒其君卓朴鄉謂卓豈有宜爲君之義春秋欲著弒逆之罪故成其君臣之名者然乎曰不然也卓非弒逆之賊而大夫立之則固里克之君何俟欲著弒逆之罪而後成其爲君哉卓與奚齊非有優劣也殺之者一里克也況卓爲荀息所自立今欲著弒逆之罪獨成卓之爲君奚齊嘗受先君之命矣反不成奚齊之爲君此其故何哉吾於殺奚齊既言之矣

十四年

或問曰諸侯城緣陵先儒皆以詳不如城邢略不如城楚丘爲義爲責桓公之淺深然乎曰不然也其原二使我之也楚丘本魯邑而三傳謂之封杞諸儒以凡例乘之見陵非爲杞而二傳謂之封杞諸儒以凡例乘之見有詳略之不同則論議蠭起矣殊不知城楚丘者魯自城也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云同故略城邢者三國之師也不得言諸侯故詳城緣陵者諸侯也前日已見於鹹之會故後凡不詳不略制言之體固如此何必相較以爲義哉予於城邢既言之矣

曰季姬使鄫子來朝先儒謂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者然乎曰億度之辭也曰何氏謂季姬許嫁於邾及與鄫子遇使鄫子謂己者何也曰此見季姬已字疑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文而意之者非有所據也夫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雖未許嫁既笄必有字之者矣不可執一而論也

曰沙鹿崩不係國朴鄉謂地有不係國者如楚丘不係衞緣陵不係杞然乎曰不然也山可以不係國名山大川不以封也地不可以不係國古者無不係國之邑也愚於楚丘緣陵既言之矣此得以略之

十五年

或問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先儒謂不書以歸免秦伯者然乎曰不然也高氏曰不書以晉侯與吾歸者以其即復國也

十八年

或問曰宋曹衞邾伐齊左氏謂納孝公先儒皆緣此立論子獨兩存其說何耶曰若納孝公經當書曰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納公子昭如莊九年魯納子糾之法或書曰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師救齊昭入于齊如莊六年魯救宋而蔡伐衞王人救衞衞侯朝入于衞之法今經但曰四國伐齊而

不見納孝公事迹則但當據經議其伐喪之罪與其圖伯之迹及桓公伯業之淺深耳何得因傳廢經而爲傳義哉且宋納孝公則二十三年齊侯何得伐宋圍緡乎然齊桓八月始葬必其內亂外伐而致緩者也故亦不敢盡廢傳文姑並存之而以經爲主焉曰劉氏謂不書納公子昭者昭非正不與納者何邪曰使宋納不正之昭正當書以懲之如朔入于衛者可也何得削之而使人不知其故哉凡經之所書皆不與者也如一切削之則無春秋矣

曰邢人狄人伐衛杜鄉謂狄使書人與荊人徐人江人黃人皆著其與中國接者何也曰非此之謂也春秋不可書邢狄伐衛也則稱邢人矣邢既稱人春秋又不可書邢人狄伐衛也則稱狄人矣然則狄稱人者便文也非著其接中國也且二十一年狄侵衛何不人之以著其接中國哉

二十年

或問曰西宮災董子劉向之言何如曰存耕得之矣其言曰仲舒曰僖公立齊媵爲夫人而天災西宮劉向曰僖公立妾母爲夫人入宗廟故天災閔宮仲舒則牽制於公羊齊媵先至之說向則以用致夫人而爲之附會者也

二十一年

或問曰大旱草老謂不雨者旱不爲災大雩者旱未爲災天旱者旱爲災也然乎曰魯史記事有詳略有輕重又非一人之手故不同耳其實不雨即旱旱即不雨也安有自某月不雨至於某月而不爲災之理乎又安有旱未爲災而先雩之理乎此不待辨而易見者也

曰宋楚陳蔡鄭許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先儒皆謂楚執之子獨取陳岳氏之說何邪曰先儒之論承左氏公羊之弊也陳氏之說本於經者也經不言楚先儒求之而不得故有分惡諸侯之說豈知春秋直書其事而罪惡自見之旨哉若以爲楚子造謀而諸侯從之則可也何則當時楚強而詐諸侯衰而愚惟楚令之從而不知其不可者也故楚人來獻捷是其驗矣觀下文公會諸侯釋宋公益知諸侯之與謀矣故諸侯有從命之罪而楚有造謀之惡若以諸侯不知而楚自爲之聖人以其不助宋伐楚而分其惡於諸侯則誣聖人甚矣

二十三年

或問曰齊侯伐宋圍緡先儒多責孝公背立己之恩然乎曰此左氏之辭於經則無所考也

二十四年

或問曰晉侯夷吾卒經在二十四年冬傳云二十三年九月杜氏徐邈之徒皆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從赴而書然乎曰不然也左氏謂諸侯國史擇焉不精考焉不詳而遽附於二十三年之間又多爲說以附會之則既誤矣後世求之不得遂指經以爲從赴夫夷吾卒晉人立懷公是時非有內亂外伐安得不告喪而預待文公之至而後告乎借使文公入而後告喪必曰先君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魯史必曰某年某月某日晉侯夷吾卒此人情事理之常而杜徐之徒信傳疑經強爲此說以求經

傳之必通而不知其反誣經而惑世也諸家爲說此類甚多不暇悉辨

二十五年

或問曰宋蕩伯姬來逆婦劉氏謂伯姬之嫁不見於經爲內交不敵則不書於策今見於經爲公主大夫之昏爲卑朝廷而慢宗廟者然乎曰不然也伯姬嫁蕩氏事正以其常事不書也若諸侯大夫不敵而違禮則春秋當書之以示戒今反謂不敵而不書則與劉氏前所謂常事不書者自相伐矣況經書蕩伯姬逆婦本責以姑逆婦而失親迎之禮而非公主大夫之昏而書也使當時公主大夫以

嫁之亦非劉氏可得而知也

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先儒皆謂一事子獨離而二之何也曰謂之一事者本於公羊穀梁而成於杜氏先儒又從而演之故其說牢不可解獨胡氏得其旨而辨之甚明愚既錄諸本義之間矣請因其說而詳焉大凡公穀不見國史以意求之而不知其義故其說多鑿左氏嘗見國史故其說有據獨其自爲說則往往附會而不可信耳今左氏謂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雖無所發明蓋與經不相背也杜氏乃自爲其事曰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知杜氏何以據而爲此言耶蓋億度之辭耳先儒解經據經觀理可也而捨經以求傳甚則又捨傳而求注則其事愈紊而其義愈乖矣夫陳一國也頓亦一國也頓既非陳屬邑楚人納頓子于頓可也何必圍陳哉且陳之見迫於楚久矣楚納頓子陳人曷敢與爭必待圍陳然後納之乎不特杜氏無所據而求之事理又有不通者也況公羊謂不言遂爲兩之穀梁又謂納頓子者陳也其說固陋尤不可宗吾故斷然以爲胡氏之得其旨也

二十六年

或問曰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先儒以楚夔不名爲義

何也曰以楚不名爲義者據衛侯燬滅邢也彼或知燬爲衍文則自無此論矣以夔子不名爲義者先儒不一其說趙氏謂時未與魯通莫得知之爾孫氏謂略夷狄劉氏又謂黜楚而伸夔夫楚滅夔已赴於魯矣不可謂未與魯通也齊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子既名不可謂略夷狄也楚滅同姓其罪顯矣夔不死社稷而與楚歸亦不爲無罪也使夔而縮春秋伸夔亦不在不名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無罪也而卒以名數者皆所不通則吾所謂史有詳略與春秋脫之者近之在來者擇焉

二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諸侯盟于宋先儒謂魯欲解宋圍故此盟爲僖之功何也曰公穀註有解宋圍之說先儒不察遂以爲功耳葉氏之說甚明則既附於本義矣而杜氏康侯亦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公之罪亦著矣獻可亦曰案左氏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宋又子玉曰君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此言之宋圍不解也蓋公不救宋而往會從楚之諸侯爲盟於宋故明書以示義則其說愈明矣今以經文觀之如釋宋圍經當書曰公會諸侯盟于宋釋宋

圍如書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之法今經但曰盟于宋則非解宋圍審矣曰張氏謂經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狄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者何也曰諸侯親者也楚則大夫也經曰會諸侯則楚在其中矣何必復生義哉

二十八年

或問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朴鄉謂特出晉爵而不厭其辭之繁爲子伯之辭然乎曰不然也晉侯侵曹故稱晉侯既而晉侯又伐衛故亦稱晉侯若晉使卿則書名氏使微者則書晉人此史氏不易之定法而孔子因之者也苟特出晉爵爲子伯之辭

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而特出晉爵者亦將予之乎且晉之侵曹伐衛將以攻楚師而覘一勝也若王者之師則安用此術哉聖人亦何所取而予之乎其後城濮之戰亦以出齊爵晉爵爲說亦其舊習之未盡除也

曰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高氏張氏諸儒多謂懼晉以殺買者然乎曰予於左氏既釋之矣知左氏之謬則諸儒之說不待辨也曰諸儒皆謂公子買知難而退爲無罪子獨不然何歟曰買爲魯之懿親知勢之不敵與義之不可而不能諫既已受命而往戍衛矣又復畏死而逃歸是進退皆無義也

惡得無罪哉故惟呂氏謂買戍衛而不卒戍罪也
刺之則過矣爲近之而義有未盡耳予故因其說
而足之非敢自求異於衆也曰康侯之說何如曰
康侯之說雖無甚牴牾然不言戍衛之罪僅可施
之殺大夫之義耳曰莘老謂春秋書刺者二公子
偃不書所刺之罪而公子買著不卒戍之迹爲偃
則當刺而買在可恕何也曰不書所刺之罪者止
譏專殺大夫也書所刺之罪者兼譏不當戍衛也
故不卒戍不特譏買而多譏魯此一事兼二義者
也讀者特不察耳
曰公朝于王所先儒皆言晉文致天子而公朝之春
秋婉而成章故不見於踐土之盟而見於此然乎
曰不然也三傳惑之而讀焉者不察也子於左氏
傳踐土之盟已略言之邾衡之說可考也況此不
言諸侯而但言公朝於王所其事又益明矣今以
事理觀之晉文方假尊周之名以令天下惡有呼
天王曰王來吾將朝矣豈足以服諸侯哉曰然則
晉文何以謂之譎也曰晉文之爲固有譎者矣如
侵曹伐衛執曹伯以致楚之類是也而非召王之
曰杞伯姬來先儒謂爲魯莒釋怨然乎曰經不言其
故而傳亦無攷億辭也

三十年

或問曰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先儒謂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然乎曰不然也爲此說者惑於左氏云元咺歸立公子瑕之一語也劉氏固已辨其妄矣使公子瑕爲元咺所立而不辭惡得爲無罪哉惡得爲守節哉其曰不爲國人之所惡亦意之之辭耳瑕苟自立則既三年矣使其仁如堯舜孔子亦將正名其僭竊之號安得以不爲國人所惡而去其號特冠以公子哉其稱及乃書法當然亦非無罪而書及也曰高氏謂經書於衛侯未歸之前若不罪衛侯者蓋以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也者何也曰二子之禍固晉文之爲然孔子不過據舊史先後而錄之非衛侯既入而殺咺與瑕孔子特易其先後以歸晉文之罪也今觀經文事勢及左氏事跡乃衛侯殺咺與瑕而後入衛侯雖無大罪而義則未盡也曰葉氏又謂執衛侯稱人不以爲伯討爲定晉侯之罪復國加之名爲定衛侯之罪自晉歸以復書爲定元咺之罪立瑕年不稱君爲定瑕之罪何也曰此惑於一字褒貶之失也夫四人者固皆有罪矣然衛侯之

罪輕而瑕之罪不可考讀春秋者當於事上觀之不可於一字求義也春秋執諸侯大夫者皆稱人不可謂定晉侯之罪曹伯襄無罪復國亦稱名不可謂定衛侯之罪諸侯大夫歸國者多以復書不可謂定元咺之罪瑕實不爲君故稱公子不可謂定瑕之罪四人之事昭如日星然不求之大體而求之一字之間則四人之罪反得以匿矣非學春秋之法也

曰衛侯鄭歸于衛冀之諸儒謂不書復歸而書歸者蓋殺檜與瑕之禍晉文爲之故無惡文也莘老諸儒又謂不書復爲稟命於天王與新封者同也陳氏又謂不書復爲晉文以私憾逐執衛侯故不曰復歸以原其情也此皆以不書復歸爲善辭至高氏諸儒則謂衛納玉於晉晉爲之請以免衛侯夫委罪人於天子而又私釋之故不言歸自京師又不言復爲不與其復也此以不書復爲惡辭也至葉氏諸儒又謂衛納玉得歸故不得以京師言爲天子之病至存耕諸儒則爲曹伯負芻書歸自京師是加京師以奉賊之辭一有王命而歸爲大順故書以易辭豈得以不言自京師爲罪諸說紛紛子一切略之無乃太簡乎曰春秋命辭固有重輕有繁殺學者當先考春秋之事次觀春秋比事

之意然後察乎命辭輕重繁殺之間則聖人之意庶乎可窺其一二矣若但求一字之褒貶與前後所書之凡例以立論焉吾恐舍其本而究其末總麻之察而三年喪之不務也自晉侯伐衛屬辭比事至此凡八書而見義故衛侯鄭歸於衛乃卒事也不比事而觀王伯之盛衰君臣之相勝爲春秋之大變乃拘拘於復歸與自京師一字之間宜其說之紛紛而徒足以亂春秋也夫魯史有詳略則春秋亦詳略先後事迹有不同則春秋亦不同必欲執彼以例此則反泥而不通矣今衛侯之執雖歸之京師當時或晉侯共釋之或晉侯使京師釋

之則魯史書其實孔子亦據其文而錄之安得自改之哉吾故曰拘拘求之一字之間者亂春秋者也

三十一年

或問曰取濟西田孫氏謂復侵地也濟田本魯地高氏謂嘗爲鄰國所奪不識所謂鄰國者誰也曰以理推之知其爲復鄰國之侵地但前事既遠不可得而考也唯以爲曹田則斷不可爾

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子既取公羊劉氏三卜之說矣然高氏則謂郊不過二卜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又不吉則不卜而用季辛焉者何也曰

古禮既廢後世記禮者各有所宗而是非卒難立
辨然先王以義起禮而義者人心之不可泯者也
故猶可以義斷其得失若二卜不吉不卜而用季
平則季平之日能知上帝之必饗乎不能必上帝
之饗而祭之則是虛文而已曰三卜而得禮則襄
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春秋何以復書也曰古
先聖王之事天也誠義兼盡龜筮依人而行豈有
不從者哉今三卜而不從則神不饗非類斷可知
矣況魯不當郊而郊者乎然則三卜豈非非常之
事乎但比之四卜五卜者為少輕耳曰魯之郊孟
獻子以為祈農者然乎曰劉氏固嘗辨其妄矣劉
氏何彼見郊不過三月則以為啓蟄聞配用后稷
則以為祈農事何其陋於禮也曰三望之說鄭氏
有以海岱淮言之矣杜氏劉氏有以分野之星及
境內山川言之矣子獨取於公羊之說何也曰望
者遠望而祭之若其境內山川則不曰望矣唯魯
僭用天子之郊故用天子之望若鄭杜之說乃諸
侯事宜故孫氏曰據鄭杜止祭其封內況海河淮
非魯封內又諸侯無祭分野星之事且魯所僭天
子蓋四方之中祭其大者三耳故惟公羊之說比
諸說稱長然於禮經無考亦不敢質言也曰公羊
諸儒多謂中禮曰牲傷者曰牛子獨取朴鄉之說

何也曰詩書禮言祭天者皆曰牛也豈皆傷者乎禮曰帝牲必在滌稷牛唯具夫以天下養而祭其祖豈以牛之傷者祭之乎又禮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則亦各有所宜爾夫天與祖對雖有尊卑之殊然主祭者之心豈有二哉吾故斷然以爲非傷者也

三十二年

或問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劉氏康侯張氏王氏皆謂公羊無師字爲狄秦者然乎曰不然也一字褒貶之弊也夫楚秦吳越皆夷狄也春秋嘗書楚師敗績矣於時楚伐齊圍宋豈非夷狄乎而卒

言師由是觀之其爲狄之道在其事而不在師之一字也愚於三傳辨之矣

春秋或問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公

元年

或問曰葬我君僖公先儒謂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然乎曰其曰崩薨卒葬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予於隱元年益師卒三年宋公卒既言之矣其曰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則未之解也夫所謂削害王法之甚者以示義其晉文召王以諸侯見之謂歟此三傳之妄而先儒誤信之者也夫春秋一

經皆非常之事苟聖人削害王法之甚者則將持
害王法之輕且小者以示義此理之不然者也夫
害王法之甚者莫如弒君其次莫如用諸侯其次
莫如滅國取邑其次莫如專征伐生殺春秋皆一
一書之何獨於召王諱之且後世儒者觀傳文而
謂其削之也假令春秋而不有三傳則削之者不
可得而知矣然則聖人預知三傳之將作而先為
經以待之乎夫春秋大義炳如日星三傳且其一
助耳而其間晦盲否塞破碎文義者不可勝數學
者不求之經而求之傳宜其有此說也嗚呼惜哉
曰葬老又謂春秋十二公卒葬之見於經者十一

天王使人會之者一僖公而已春秋之王一十三
公會葬者二而臣會葬者二不會葬者九春秋一
切著之用見周不君而魯不臣者然乎曰葬老既
自謂春秋常事不書矣何獨於此及其說哉夫天
王會僖公葬正以其不當會而會也故書之耳若
會而得禮何書之有魯之會葬天王亦然其間或
以見葬之遲速或以見諸侯不往而遣大夫皆有
為而書若於此數之謂天王一會魯葬魯五會葬
天王而已則聖人以為常事而不書者葬老不得
而數矣豈不誤哉若葬老謂見魯史取其常事與
非常者槩數之則可云爾已矣

二年

或問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子既辨於僖二年之不雨而有閒矣然趙氏謂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然乎曰此亦穀梁憂雨不憂雨之意而變其說者也伯循生於千載之下其告廟不告廟詎能知之就如其說則一時一告廟也若一月一告廟又將月書之乎蓋不通之論也曰先儒又謂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而非文公之意不書八月雨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者然乎曰此亦因穀梁而深求其意廣符其辭者也夫經書自十二月大雨至于秋七月文從而意順乃製言之體若曰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不雨雖亦可通但文義慳澀豈若經文得自然之妙哉況此本魯史之辭孔子因而不革者乎讀春秋者固當句句而玩之然求之太過則簡易明白之言失而艱深晦昧之意生真近世之大病學者可復蹈之哉

四年

或問曰逆婦姜于齊孫氏諸儒謂此公逆婦姜于齊以其成禮乎齊故不言公以諱之然乎曰此穀梁之說劉氏既辨之矣曰啖氏趙氏葦老朴鄉諸儒

亦謂稱婦姜爲已成婦不言逆女爲成禮乎齊者何也曰據經止書公如晉及晉侯盟不見成禮乎齊事迹且春秋稱婦姜者三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他如僖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以婦言之豈皆先成禮者哉蓋稱婦有姑之辭也非以成禮而稱婦也曰然則先儒又謂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者何也曰春秋書至始稱夫人其始逆者無姑稱女有姑稱婦常法也不可以不稱夫人立論也曰趙氏謂有姑之辭自施於書至之例何也曰杞伯姬來求婦蕩伯姬來逆婦於時已可稱婦矣何待書至然後婦爲有姑之辭乎曰先儒又謂往逆稱夫人國不書至爲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者何也曰禫制未終而思念娶事其已見於公子遂如齊納幣之時大凡入國書至各有其故故者非常之謂也此非常已見於逆婦姜之文矣其至無故故不書耳何必以不書至立論哉且十一公之夫人皆書至乎抑亦有不書至者乎此不待辨而其義曉然者也其曰思念娶事方逆已成其爲婦未至而如在國中則是架空生義似聖人虛加之名以譏喪娶如此解經徒使

人游心荒唐之鄉而無所據守所謂不唯無益而又害之者也

六年

或問曰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葉氏謂閏月附月之餘日先王告朔而不告月然乎曰不然也此公穀之說也劉氏既辨之矣請即葉氏之說而申之葉氏曰此與不郊猶三望仲遂卒猶繹之辭正同愚謂不同也猶三望者僭禮也郊僭矣今不郊而猶三望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繹雖非僭然卿卒不可以繹而猶繹亦可以已而不已之辭也今朝廟禮也此可已不已之辭矣經意若曰閏告月禮也

文公始以閏而不告月猶朝謁于廟夫既朝謁於廟而不以告月失禮矣今葉氏乃曰與猶三望及猶繹同然則謂朝廟非禮可乎謂可以已而不已乎葉氏又曰玉藻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故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爲正堂各於其月之堂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愚謂明堂之制左右前後具四時四分爲三以具十二月閏既無定月自然無定處閏既非十二月之正自然闔左扉而居其所閏之處非謂獨於閏月閉口吞聲不視民事也葉氏又曰斗指兩辰之間而無是朔安得有月愚謂閏月斗雖指兩辰之間而閏月晦朔日月未

嘗不合日月之合既同常月閏月之事既不可廢天子既以閏月頒之諸侯諸侯安得不以閏月告其祖廟哉此公穀葉氏泥於經不書朔而書月之一字而爲此說而不知其違經之遠也曰木訥諸儒皆謂猶朝於廟爲幸其不已之辭者然乎曰其意厚矣近乎愛禮存羊之意矣然非春秋之旨也凡春秋所書皆譏也皆非常也無幸其不已之意也今即此事而觀朝廟爲告月既不告月而猶朝廟非禮也雖然朝廟惡可并廢之哉此蓋爲不告月而及夫朝於廟之事也先儒見朝廟之不可廢也遂有幸其不已之辭豈知春秋所重者在於不告月哉愚於本義既言之矣曰東萊又謂閏月不告與四不視朔爲公有疾也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閏月不告是常月而不告月之端何也曰其曰閏月不告月是常月不告之端可其曰有疾而四不視朔是無疾而不視朔之源不可蓋疾病之來雖聖賢不能免使實有疾雖十不告月十不視朔春秋不譏唯其無疾而閏不告朔不視也故春秋書之聖人豈強人力疾而行事哉

或問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莘老謂春秋大夫盟者二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晉大夫

是也齊襄被弒而無知已討小白未入而齊方無君齊大夫來盟以紓國難晉靈尚幼不能盟晉大夫來盟以紹先君之業皆不可不假一時之權故得免焉而不名然乎曰不然也二者如可免則春秋削而不書矣凡書之者皆不免者也夫春秋正義明道豈肯計一時之功利而假人以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且莘老論大夫之不名者然也若夫諸侯之不序國爵亦可曰免之乎夫葵之盟本魯莊欲納子糾而爲盟其罪在魯君扈之盟乃晉大夫擅權欲伯諸侯而爲盟其罪在晉大夫苟俱免之則罪之輕重無等情之淺深無擇矣曾謂聖人

肯如是乎故曰不然也曰村鄉謂此與十五年十七年皆略而不序爲莫有主是盟之辭齊桓未盛晉伯不競則雖序齊晉於諸侯之上而必書曰同盟者未純乎主伯之辭也其說何如曰尤不然也晉靈雖幼不能主盟然其大夫主諸侯之盟矣苟大夫不主諸侯之盟則遣使而會諸侯者誰歟既莫適爲主則此盟無益也設使莫適爲主人何妨列序諸侯之爵與晉大夫之名乎且十四年新城之盟又誰爲主而列序宋陳衞鄭許曹之爵與晉趙盾之名乎況同盟者齊晉竊天子殷同之盟而非未純乎主伯而謂之同也夫二幽雞澤之同盟

果齊未盛晉不競之時乎故曰尤不然也

九年

或問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劉氏謂出入有禮則可以致出入不以禮則不可以致此其歸寧爲有禮然乎曰不然也如有禮春秋且不書矣惟其無禮故志之也夫常事不書劉氏嘗自言之矣至此則謂出入有禮是常事也豈不自戾哉曰先儒又謂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夫人初歸爲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至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一國之母儀而可以動搖乎出姜至是不安於魯故特書至以示防微杜漸之意然乎曰

不然也夫春秋以書至見罪未聞以不至見罪也且不至者後世不可得而知也苟以不書見罪則書者皆無罪春秋何必作哉且小君固一國之母儀而不可動然不在書至見也夫出姜不安於魯其防微杜漸之意亦已見於前二年公子遂納幣與四年迎婦姜於齊之日矣此其書至特與中事爾曰然則文姜哀姜何以不致邪曰彼淫奔者何有於告廟宜魯史之不書也魯史不書孔子安得自加之哉且其罪惡已見於會享如師之文何必以書至見義乎

曰秦人來歸成風之禘葉氏有謂死三日而斂則含

遂有不及其尸者矣先王待人以情而不責人以事故有既葬而至含於蒲席者稱其情而爲之也而左氏反謂惠公仲子賵爲賤不及尸穀梁謂成風之含賵爲賤不周事者皆妄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禮固有含於蒲席者謂其匍匐而至而弗及者也在日月之間可也豈有六年之久而始致遂子孫即吉已三年矣何謂稱其情而爲之哉

十年

或問曰楚殺大夫宜申未訥諸儒謂宜申謀殺穆王是討弒君者而稱國以殺人書其官不曰楚人殺宜申者爲穆王即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者也故春

秋以無罪書之然乎曰不然也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子卓然不以討賊殺之故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今宜申之事左氏未可盡信也設使可信宜申下過自作亂耳未必眞有意討商臣弒君父之罪也春秋何爲遽赦之哉且宜申謀弒耳春秋未嘗書楚宜申弒其君商臣也何爲即書曰楚人殺宜申哉又稱國以殺與不去其官之說吾所不解也其書曰殺其大夫者以其專殺大夫而責其君耳非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其官也苟以其臣之賢而不去官則春秋凡書殺其大夫者皆賢大夫乎且如晉先都士穀箕鄭父左氏謂

皆作亂者也何爲亦書其官乎

十二年

或問曰子叔姬卒高氏謂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爲殤與成人之禮有差而文公卒之過於常制故譏之然乎曰不然也凡過禮者皆比事以見義今書子叔姬卒之後不見過禮事迹何可妄意之耶

曰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杜氏孔氏謂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負亭負即鄆也以其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張氏亦謂即鄆州須城縣也其與成四年冬城鄆之鄆異矣子獨以爲即成四年之鄆者何也曰以事理考之而知三家之誤也蓋春秋有東鄆有西鄆東鄆莒附庸邑非莒邑也劉氏葉氏嘗辨之矣西鄆乃魯邑也文公時魯未嘗取莒附庸鄆至成九年楚人入鄆乃莒附庸之鄆也襄十二年季孫宿亦入之昭元年魯始取之而疆鄆田耳今城諸及鄆之鄆當爲西鄆故曰即成四年冬所城者也左傳成十六年晉人報季文子公待于鄆者亦西鄆也於後齊侯取鄆居昭公者亦西鄆也使令所城即莒魯所爭之鄆則春秋前無取鄆之文後此成九年楚當伐魯入鄆不應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不應自入魯鄆且

鄆既入魯昭元年魯不應再取鄆而疆鄆田此蓋三家泥於行父帥師之文遂以爲即莒魯所爭者耳不可不辨也

十三年

或問曰大室屋壞常山高氏諸儒皆爲變異不可不謹天人之際然乎曰不然也理之所無而有者變異也理之所有而有者非變異也凡屋久而不修則壞此理之所有者也國君有民土則有財用非庶民者可以貧富言也文公爲千乘之君而不修宗廟至使屋腐而壞論者不責夫人之不修而委之天之變異使後世人主怠於事而付之天者必

斯言也

十四年

或問曰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常山諸儒皆謂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而事之致執其君母齊人均有罪焉故春秋書曰齊人執子叔姬然乎曰不然也此就人字生義者也正一字褒貶之弊也夫齊人不討商人固有罪矣然不在書人字見義也果書人字以見義則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執鄭詹亦可罪齊人不討賊乎豈知凡執人者史法皆書人乎

十五年

或問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先儒以爲不稱使非君命
然乎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當是時亦可謂非君命
乎蓋當時至魯而旋爲盟或史有詳略聖人不得
而妄加焉爾何必以爲義哉
曰單伯至自齊劉氏謂賢之貴之孫氏爲無罪見執
然乎曰不然也單伯書至見此事之終也單伯始
則不輔魯君計商人弒逆之罪而阿順盲意來叔
姬以見執辱終則僥倖見釋而得歸何賢何貴何
無罪哉
曰諸侯盟于扈左氏無能爲之說已見於辨疑矣先
儒又謂不足序而略之與狄之而不序者何也曰
此亦無能爲之意而少變其辭者也夫諸侯之會
盟罪莫重於成宋亂而取賂又莫重於逆王命而
納衛朔又莫重於伐鄭而納突其他會盟侵伐悖
理傷道難以數舉者皆列序諸侯之目焉何獨於
此略之狄之哉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強爲之辭
者也
十八年
或問曰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先儒謂變文書介副
者然乎曰此踵穀梁之弊而未能革者也夫聖人
因魯史之舊辭以見是非安得變文書介副乎當
時得臣雖不若遂之得權然皆卿也安得卿爲介

哉今以理勢推之遂有奪嫡之請欲明其非一已之謀以取齊侯之信故挾之以行耳若得臣止爲介副乃常事也春秋安得而書之

春秋或問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六

宣公

元年

或問曰齊人取濟西田先儒皆謂書取以蔽罪於齊然乎曰說者謂夫子改魯史之文乎非也春秋之辭魯史之舊也史氏肯書曰以濟田賂齊乎但曰齊人取之耳孔子亦因其辭而見義焉則魯宣之賂齊惠之利魯其罪皆不可掩豈在一字之間哉

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朴鄉謂書楚子伯楚子也楚而能伯春秋安得不伯之然乎曰春秋不以爵

氏爲褒貶朴鄉固已言之矣何爲頓忘之也三年復書楚人使鄭何故又不伯之邪四年復書楚子伐鄭忽又伯之其冬復書楚人伐鄭忽又不伯之聖人豈其喜怒之不常哉蓋春秋之初楚凡稱國稱人者君臣同辭以其猶有夷夏之辨也春秋之中夷狄漸同中國凡稱楚子者皆其君稱楚人者皆其臣據舊史錄之付後世公論而已矣使聖人而伯楚子則內夏外夷之義不幾於廢乎

曰晉趙盾帥師救陳張氏謂陳無罪蒙伐當救宋有弒君之罪不當救故略之然乎曰不然也此見左氏有救陳宋之文而經不書宋故爲此言而不知晉興師救陳之時楚未侯宋也且春秋書其事以見義不聞略其事以見義者也苟略其事以見義將使後人髣髴想像曲生意義不可窮已豈聖人之爲哉

二年

或問曰葬匡王莘老謂宣公自往而常事不書康侯謂微者往會爲魯不臣孰然哉曰二者吾不能知也春秋書曰叔孫得臣葬襄王吾知其爲叔孫得臣也叔鞅葬景王吾知其爲叔鞅也今經不書故不能知也所可知者前書王崩而魯郊後書葬匡王而不及七月耳春秋據事直書後世亦據事觀

理揣量測度春秋之所無者春秋之盡也

曰楚子伐陸渾之戎先儒皆以問鼎爲義子一切削之何也曰據經但言楚伐陸渾之戎不見觀兵問鼎事迹若爲左氏作傳不妨論之若解春秋未暇及也

四年

或問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先儒謂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歸生然乎曰不然也信左氏之過也吾於辨疑既言之矣夫弒君者果公子宋乎史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果歸生乎史亦當直書之孔子不革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公子宋造謀而脅歸生則宋爲渠魁也歸生懼而從之則歸生脅從者也有治獄者治此二人歸生固所不免亦豈得捨公子宋而獨治歸生哉此人情天理所不可誣者也而謂孔子然乎曰書所謂脅從者謂在下之人爾歸生已得兵權可以不從而從之故歸之罪也曰宋與歸生並爲貴戚之卿孔子安得反舍主謀之賊而獨罪聽謀者哉

五年

或問曰齊高國來逆子叔姬先儒多謂公畏齊而成昏然乎曰於傳有之於經未見其實然也

八年

或問曰辛巳有事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先儒皆離而爲二予獨合而一之何也曰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無譏也爲猶繹起也安得不合而一之哉曰高氏謂當祭不以凶事告遂卒於郊外而遽赴于廟中者非譏乎曰辛巳之日不言廢祭不言去樂則正祭之時告與不告不可知也其所譏者次日之繹耳安得譏其赴于廟中哉曰書仲氏譏世卿子既言之本義矣安得無譏哉曰春秋大義兼小義正義兼餘義者多矣豈可以小者餘者兼其大者正者而自爲一事哉

曰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劉氏有

慎終追遠人情不忍遽之論引雨霑服失容則廢朝會以爲證者何也曰此左氏之意康侯嘗辨之矣康侯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有不同者矣曰劉氏謂潦車載簑笠固未葬禦雨之用爾曰未葬禦雨則中塗不停矣既至墓所亦當有覆墓之屋若今草舍之爲豈得恝然不顧使雨水泥潦污濕所穿之壙哉特禮書偶不載此耳且春秋不書常事劉氏嘗自言之若不克葬爲得宜則春秋不書吾於左氏既言之矣曰康侯所謂敬嬴逆天理而大雨不克葬爲著咎徵者豈非一義乎曰敬嬴之

逆天理固也然雨者四時常有之物非震雷疾風之爲天變也據經但言雨不言雨不克葬是當責人事之未備不敢謂之天道之變也

九年

或問曰秋取根牟高氏謂根牟萊邑公不與伐而乘危取邑然乎曰不然也春秋有定法使根牟屬萊經當書曰伐萊取根牟豈有不伐而歸邑之理又豈有齊伐萊而魯得邑之理又豈有經不繫國之理三者皆理之所無故曰不然也若曰齊伐萊於夏而取根牟於秋或可通爾

曰晉荀林父帥師伐陳左氏謂林父以諸侯之師則

既見於解疑矣而高氏乃謂不書諸侯之師者諸侯不與其伐陳也何也曰書其事以見其不義春秋之義也削其事使後人因傳以生義豈春秋之義哉

曰陳殺其大夫泄治先儒謂泄治不能早諫而至於殺身故其罪累上而以國殺然乎曰不然也後世觀傳而起疑也於經無有也夫史有詳略或稱國焉或稱國稱爵焉或稱國稱人焉後人求其說而不得適觀左氏之文而知泄治之事則歸罪於不能早諫以售夫稱國以殺之說夫經之作豈待傳而始見其義哉經之本義在於專殺大夫而亟於

見弒也且泄冶幸有其事爾若他無其事而稱國以殺說者何以措辭乎夫泄冶不能早諫固可譏也其不賢於不諫者乎今有人焉能諫而被殺乃不責夫殺諫者反責諫而被殺者豈公論哉吾知此說之所自矣左氏載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先儒所以有此言也豈知左氏之謬哉

十年

或問曰齊人歸我濟西田常山東萊有曰此特曰我者獨此魯地也若齊人歸讙及闡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皆魯侵諸侯而得之故不言我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若此者皆一字褒貶之餘習也我也者

魯史之辭也夫劉氏安知讙闡鄆龜陰之必爲魯侵諸侯者乎但由我之一字而知濟田之本爲我則春秋有曰我入祊者果我之祊乎春秋之時魯侵諸侯以廣其國至孟子時方五百里則四鄙皆他國之邑也然春秋每書曰某侵伐我某鄙也康侯固以辭之矣曰然則康侯謂書我爲相親愛惠遺之意朴鄉謂書我爲内有欲之之意然乎曰不然也我者魯也内辭也苟以我爲親愛惠遺與内有欲之之意則凡書某國侵伐我者亦親愛惠遺與内有欲之之意乎曰然則張氏師氏東萊謂不曰來爲如齊請之者然乎曰不然也以濟西田賂齊

者宣公也宣公於齊倪首服事之不暇既賂之矣復敢請之以激齊之怒不近人情矣曰然則劉氏所謂有齊濟魯濟此言歸我爲魯濟者然乎曰不然也宣公即位以賂齊者魯濟田也今齊歸之即知其爲魯濟田矣何必辨齊濟之名乎獨穀梁杜氏所謂受於齊者爲近之何者以其書於公如齊之後也然趙氏又謂但言歸我則知其來也省文耳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自受乎愚故於本義存疑而不敢決者此也凡此既非大義所繫雖不辨可也惜夫說者捨大求小得一而失二也舉其一端以見其餘云爾

曰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許翰謂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王聘不復錄者然乎曰不然也魯史無其事爾使有之當悉書也何以知之諸侯會盟侵伐弔聘卒葬既悉書之何獨於天王之聘不書哉

曰齊侯使國佐來聘杜氏謂既葬成君故稱君命使者然乎曰不然也胡氏東萊已辨之矣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爲嗣子蓋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文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非既葬乎

曰書饑莫老謂言饑則五穀不登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書饑而言五穀不登則春秋書大

幾何以爲辭乎曰高氏謂鄰國亦無可告羅然乎曰予於其言不無疑焉春秋但書魯饑而已謂之公私無積可也若鄰國有無則吾不能知也

曰楚子伐鄭先儒有曰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罪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辭也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然乎曰不然也此信傳之過而不顧夫理者也夫夷狄猾夏晉能救之雖不免大夫專兵之罪然猶有攘夷狄之功焉救鄭而敗猶當書之況救鄭而逐楚師矣經豈有不書者哉故曰信傳之過而不顧理者也夫三傳一字之貶固無足信然三傳猶曰本某爵也以某罪貶而人之今九年十年經皆曰楚子先儒一以爲貶辭一以爲直辭學春秋者何所據哉

十一年

或問曰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先儒謂晉齊魯不謀少西氏之逆而楚人能謀之爲禮失而求之野與夷狄之有君然乎曰不然也夷狄猾夏無禮之甚無君之人猶可與之邪且徵舒弑君之前楚之爭陳鄭久矣其志蓋欲并吞中國也況楚之盟陳鄭在夏而殺徵舒在冬固非一時之事又楚之殺徵舒不過假義遂欲與納公孫寧儀行父云爾非

有正義討亂之心也三國固可責烏得妄與楚哉

曰晉侯會狄于攢函杜氏謂晉侯往會之故以狄爲主然乎曰其曰晉侯會之是也其曰以狄爲主非也劉氏嘗辨之矣曰文不可得言晉侯狄會于攢函故云會狄耳辭如曰公會戎于潛尚何可疑哉而以謂使狄爲主也即以此爲使狄爲主者公會戎于潛亦使戎爲主乎此劉氏之說也吾於穀梁亦言之矣

曰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先儒謂殺徵舒討其賊爲義舜之徒也取其國爲貪瞻之徒也何也曰討徵舒取其國皆瞻也惡得爲舜之徒哉曰弒君之賊人得而誅之何間於夷狄而以瞻目之耶曰視其迹舜也察其情舜非其情也將入陳納二亂賊假討賊之名也使不入陳不納二亂賊者君子察其由猶未以舜許之也殺徵舒入陳納二亂賊著之經矣君子安得而許之哉昔里克弒其君卓晉人不以討賊誅里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齊商人弒其君舍人況楚人假討徵舒名爲入陳納賊之地君子安得許之哉故曰皆瞻也非舜之徒也曰先儒謂殺

徵舒而終之以利則亦躁之徒矣亦何害於立言
哉曰使楚之始也果以討賊伐陳其卒也見利而
動遂入陳而納賊誠若先儒之云今也假討賊而
入陳納賊則其討賊也躁而已矣何足稱哉

十二年

或問曰楚子圍鄭先儒有曰楚子既已克鄭矣不書
入而止書圍以楚能討陳之亂故從末減然乎曰
不然也春秋紀實事以見義者也未聞改易名實
以掩人之罪也夫楚殺徵舒與圍鄭二事何有干
涉而爲此說哉夫春秋有功見功有罪見罪使楚
殺徵舒實有其功今其入陳尚不可掩況其殺徵

舒本爲入陳納二惡哉且夷狄猶夏春秋所爲作
也而可曰與之乎此信傳之過也予既辨之矣

或曰楚子滅蕭先儒有曰假討賊而弒陳春秋以討賊
之義重也末滅而書入惡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
師之情恕也末滅而書圍是與人爲善之德至是
滅無罪之國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
滅書斷其罪也其說然乎曰不然也聖人未嘗誣
人之惡亦未嘗妄稱人之善故曰吾之於人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其於譽且有所試
其於毀肯誣之哉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未嘗滅
也何以知之楚既入陳而陳復見於春秋則非滅

也審矣聖人安得誣楚以滅陳哉其於鄭也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左氏之言違經遠矣學春秋者不信經而信傳故有是言也今其滅蕭實夷其社稷收其土地春秋不書其滅而何哉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蕭激楚怒而楚圍蕭自潰黃氏論其爲楚人之言者得之學春秋者復信傳而疑經求其說而不得故褒貶凡例之說紛然以興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曰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曰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者不足明矣

十五年

或問曰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先儒謂歸父平二國之憾者然乎曰此穀梁之意吾聞諸木訥曰歸父會楚子于宋謀自安之計耳說者爲平二國之憾蓋不稽其實也歸父春會楚夏五月宋楚始平豈緩頰數月而後平之魯於楚無一日之好安能犯其怒而爲宋謀蓋宋與魯爲鄰宋亡則兵至魯矣魯見宋之危而諸侯畏楚無敢救也故懼而求服逆楚子之意而預弭其兵耳

曰晉師滅赤狄潞氏王氏岷隱木訥皆謂自此無狄患爲晉之功然乎曰不然也侵齊伐衞者狄耳赤狄潞氏前此未見於經不知其罪也惟傳謂其殺

晉景公娖未足盡信也設使有大罪至於滅國惟
天子得行之方伯滅人之國而以爲功豈春秋尊
王之義哉使方伯能正其名敕諸侯各治其國夷
狄敢猾夏乎中國既治設有狂悖之夷犯分作亂
爲方伯者告於天子膺擊驅逐之使各安其土而
已何得遽滅人之國虜其君而不以歸於天子哉
春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安得妄許其功而
忘其僭天子之事哉且是時楚方強盛勢吞中國
不此之圖而徒弱其小豈所謂大邦畏其力小邦
懷其德者哉

曰初稅畝先儒有謂廢公田而畝稅之者子不之取
抑有說乎曰謂取公田復稅私田者左氏公羊之
說而杜氏趙氏陸氏齊氏李氏孫氏葉氏戴氏黃
氏諸儒從之謂廢公田而稅畝者穀梁之說而苹
老康侯邦衡木訥鄉諸儒從之然以事理經文
求之前說爲長夫何故宣公事繁文無實政故國
內虛耗不免倍賦於民趙氏謂若去公田而別行
十一之稅所得與籍何殊而宣公亦何故改之愚
又因而推之不知所廢之公田將以授民乎不以
授民乎自宣至哀凡五君不知兼取公田私田之
稅於五君之時而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說乎木
訥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至哀公用田賦稅出穀粟

賦出車乘以售夫二吾猶不足之說而黃氏辨之已明黃氏曰木訥之說雖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晉寓兵於衆之法恐於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爲十二又引朱子二吾猶不足注云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爲十而取其二之說以證之然則愚之從左氏公羊諸家者豈爲無其說乎曰若然則經文何以但曰初稅畝而不見籍公田之意乎曰宣公時井田未廢公田所輸固爲常事在所不書若逐畝而稅乃自此始故曰初稅畝此春秋所以爲謹嚴簡易而不辭費也

十七年

或問曰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先儒皆謂諸侯同心伐齊而有同盟之名此同非桓文假殷同之同而子獨取黃氏之說以合於殷同之同者何也曰黃氏之說近理耳黃氏曰康侯謂因邻克徵會于齊齊婦人笑其跛齊大夫赴盟而見執遂以此盟爲謀齊不思徵會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見笑故爲會以謀之耶足以破先儒之說矣愚謂徵會雖在未見笑之前而同盟乃在既見笑之後固不可謂斷道之盟無謀齊之事然怒齊者晉而已曹邾不與豈可謂同心伐齊而得同盟之晉衛而曹邾何怒焉況十八年伐齊不過

名哉故愚采左氏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以下止請伐齊之事附於十八年晉衞伐齊之下庶事有所屬理有所歸稍可以合於經文之意而非求異於先儒之論在讀者詳焉

十八年

或問曰楚子旅卒不書葬公羊以爲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者子既辨之矣先儒又謂仲尼恐民之惑而削之然乎曰不然也學春秋不親見孔子削之而意其然也能免億度之過乎且春秋不書葬者多矣滕薛小國也不書葬晉大國也不書葬秦夷狄也不書葬安知楚之不葬非秦晉者乎學者

不求春秋所書之辭而求春秋所不書之義非善學春秋者也曰先儒謂楚子賢而書卒與列於五伯而書卒何也曰木訥曰世之稱五伯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也而荀孟之所謂五伯者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也孟子所謂五伯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之所謂五伯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如前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可否之辭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天下賴之聖人

所以然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爲夷也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逞兵以鬬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桓文列則鵰鸞無別矣秦穆之誓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其書於春秋可見矣若楚莊尤爲中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鬬私智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實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皆被其毒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賢者

固如是乎常怪後世不審荀孟之論槩以五伯爲賢吾固辨之矣而成二年左傳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則五伯之一說與前說不同觀黃氏亦曰孟子所謂五伯亦注疏列趙二子之說可見矣

曰公孫歸父如晉葉氏以爲歸父行先君之志不幸而不克成君子猶以是錄焉故後書還辭繁而不殺以與其正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豈與大夫非天子事而私相聘哉今就經考之宣公之立仲遂父子連年聘齊事齊如此其詔也及齊少挫一旦改事晉而棄齊豈君子之心哉若就左傳論之歸父

乃欲固寵專魯惡三桓之強而倚晉去之輕謀行私設使歸父之計得行魯之社稷未可保也苟僥倖去之則歸父之專其禍未必不甚於三家而謂仲尼與之豈知春秋之旨哉

春秋或問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